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三

湖西閻鎭珩輯

禮制考

冠通禮

山堂考索云三代之盛冠禮頗備東遷以後禮樂廢壞魯襄公可冠而未冠則晉悼公問其年而告之曰盍爲冠具春秋之時猶如此則盛世可知也秦漢以來人自爲禮家自爲俗雖縉紳大夫豈知所謂筮日筮賓卜筮之制爲何如始加緇布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其弁之制爲何如夏用葛屨冬用皮屨其屨之制又何如唐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云冠禮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

引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由是觀之冠禮之廢也久矣

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　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

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說苑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道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勵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小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

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旣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白虎通冠者帨也所以帨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

後漢何休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于首願吾子

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請執事者于兩楹間爲冠者設北向筵又設賓東向筵兩筵相接受冠以篚器設于兩筵又設觶爵于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于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向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向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向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酹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

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為起若諸父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醴醮為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此漢時士庶冠禮大概倣儀禮添出拜父一節）

晉王堪冠禮儀永平元年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孫立于步廣里舍之阼階設一席于東廂引冠者以長幼次于席南東上賓宗人立于西廂東面南上堪立于東軒西南面西上陳元服於席上宗人執儀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誡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咸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敬慎威儀惟人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皆跪而冠答自薦術興再拜從立於賓南上酌四杯酒各拜醮而飲事

訖上堂向御史府君再拜訖冠者皆東面坐如常燕禮

梁蕭子範冠子箴是月惟令徵擇良辰式遵士典誥筮于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靑絢在履丹石爲操冰泉厲已務簡朋匹由蘇遊止在我尙謙推物盡美而諂退言弗納于耳直絃矢辭斯爲良士沈約冠子祝文爾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至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阮孝緒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戒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勉自勖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人呼爲居士

北魏高祖宴羣臣于華林王肅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

無劉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蕭曰喪服稱
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
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
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
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
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
唐開元禮義鑑將冠者何服禮云童子之冠也緇布衣錦緣
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士冠禮曰將冠者綵衣紒在房
中南面鄭氏云綵衣是未冠者之服禮說童子幘無屋故云
空頂也士冠禮云將冠者綵衣紒鄭云綵衣未冠者所服又
云禮冠緇纚廣終幅長六尺鄭云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

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蓋古者以黑繒爲纚先韜髮
而後加冠幘卷梁故鄭引漢事言之
宋政和庶人冠禮將冠主人諏日擇賓告于禰前期戒賓如
禮其日夙興張帷爲房于廳事之東陳服其中東領北上酒
饌在服北帽一折上巾一陳于西階之西爲賓主位如常儀
爲冠者席于主人東少北西向將冠者待于房中賓至主人
出迎揖而入坐定冠者出自房執事者曰請行事主人曰敢
勞吾子賓揖將冠者即席坐執帽者升賓降受之進冠者席
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首服棄爾幼志茂爾成德俾
壽而臧以介多福乃跪加帽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易服出
即冠席復坐賓跪脫帽執折上巾者升賓降受之進冠者席

前東向立祝曰吉月令辰申加爾服欽爾威儀柔嘉維則壽考不忘以終厥德乃跪冠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執事者徹冠箱冠席入于帷中爲醮席于西階南向冠者易服出賓主俱興執事者以酒注于盞賓揖冠者即醮席西向立賓受盞進席前北向立祝曰爾酒既湑爾肴伊旅拜受祭之自求多祜冠者席西拜受賓答拜執事者薦饌于席前冠者坐飲食訖再拜賓答拜冠者興離席立于東階之西東南向賓少進字之曰爾服既莊爾儀既備兄弟偕止爰告爾字永保受之令德是似冠者拜賓答拜冠者廟見如常儀拜父父爲起入拜母母爲起拜諸父羣從之尊者主人享賓出主人送于門

小戒子冠即諸父諸兄爲主如上

外儀戒賓若主人有故所以函書

司馬氏書儀

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冠婚皆嘉禮也曾子問冠者至聞喪而不醴如冠者未至則廢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然則大功之初亦不可冠也曾子問有因喪服而冠者恐于今難行）

其禮主人盛服（主人謂冠者之祖父父及諸父諸兄且男子之爲家長者皆可也凡盛服有官者具公服靴笏無官者具幞頭韡禰或彩帶各取其平日所服最盛者）親臨筮日於影堂門外西向（卜筮在誠敬不在著龜或不能曉卜筮之術者止用杯珓亦可也其制取大竹根判之或止用兩錢擲于盤以一仰一俯爲吉皆仰爲平皆俯爲凶西向據影堂門南向者言之私家堂宅不能一一如此但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若不吉則更筮他日（凡將筮日先謀得暇可行禮者數日然後筮取其吉者用之）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凡賓當擇朋友賢而有禮者爲之亦擇數賓取吉者或不及筮日筮賓則日擇其可者而已）乃遣人戒賓（士冠禮主人自戒賓宿賓今欲從儐但遣子弟若童僕致命或使者不能記其辭則爲如儀中之辭後云某上一辭爲一紙使者以次達之賓答亦）

然曰某主人名也使者不欲斥主人名郎稱官位或云某親有子某子名將加冠于某之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答曰某賓名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病猶辱也禮辭一辭而許曰敢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主人曰某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凡賓主之辭或不以書傳慮有誤忘則宜書于笏記無笏者爲掌記前一日又遣人宿賓曰某將加冠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古人宿贊冠者一人今從簡但令賓自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爲之前夕又有請期告期今皆省之其日夙興賓主人執事者皆盛服執事者謂家之子弟親戚或僕妾凡預于行禮者皆是也執事者設盥盆於廳事阼階下東南有臺帨巾在盆北有架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于廟故冠亦在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于外廳舁在中堂可也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今私家無罍洗故但用盥盆帨巾而已盥濯手也帨手巾也廳事無兩階則分其中央以東者爲阼階西者爲賓階無室無

房則暫以帟幕截其北爲室其東北爲房此皆據廳堂南向者言之陳服于房中西牖下東領北上公服靴笏無官則襴衫靴次旋襴衫次四袴衫若無四袴止用一衫腰帶櫛篦總幧頭總頭帮幧頭掠頭也席二在南公服衫設于椸椸音移衣架也靴置椸下笏腰帶篦櫛總幧頭置卓子上酒壺在服北次盞注亦置卓子上幞頭帽巾各承以盤蒙以帕主人執事者三人執之立于堂下西階之西南向東上賓升則東向主人立于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立於盥盆東西向北上親戚預于冠禮者皆謂男子也尊卑共爲一列若有僮僕預于執事則立于親戚之後拜立行列皆倣此擯者立于門外以俟賓主人于子弟親戚中擇習禮者一人爲擯將冠者雙紒童子紒似刀鐶今俗所謂吳雙紒也袍今俗所謂襖子是也夏單冬複勒帛素履幼時多躡采履將冠可以素履在房中南向賓至贊者從之立于門外東向贊者少退擯者以告主人主人

迎賓出門左西向再拜賓答拜主人與贊者相揖不拜又揖賓乃先入門賓並行少退贊從賓後入門賓主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立于階上少東西向賓由賓階繼升立于階上少西東向贊者盥手由賓階升立于房中西向擯者取席于房布之于主人之北西向此適長子之禮也衆子則布席于房戶之西南向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北南向衆子立于席西東向賓之贊者取櫛總篦幓頭置于席南端衆子置于席東端興席北少東西向立衆子則席東少北南向立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席西向坐衆子南向坐為之櫛合紒施總加幓頭賓降主人亦降立于阼階下賓禮辭賓盥手畢主人一揖一讓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皆復位賓降西階一等執巾者升一等授賓古者階必三等于中等相授今則無

數但三分其階升降每分一等可也賓執巾正容徐詣將冠者席前東向冠子北向

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爲之著巾興復位贊者爲之取篦掠髮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四䙆衫無四䙆衫止用衫勒帛腰帶出房南向良久士冠禮注曰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禮賓揖之卽席跪賓盥如初降二等受帽進祝曰吉月令日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加之復位如初興賓揖之適房服旋襴衫腰帶正容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卽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受幞頭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贊者徹帽賓加幞頭復位如初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改服公服若韡襴正容出房立南向主人執

事者受帽徹櫛篦席入于房擯者取席布于堂中間少西南向眾子仍故席贊者取盞斟酒于房中出房立于冠者之南西向賓揖冠者就席冠者立于席西南向賓受盞于贊者詣席前北向祝曰旨酒既淸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一獻酒三獻今私家無醴以酒代之但改醴辭甘醴惟厚爲旨酒既淸耳所以從簡冠者再拜于席西升席南向受盞賓復位東向答拜冠者卽席南向跪祭酒興就席末坐啐酒啐少飲酒也興降席受贊者盞南向再拜賓東向答拜冠者入家拜見于母母受之冠義曰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今則難行但于拜時母爲之起立可也下見諸父及昆弟倣此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立于西階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

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禮辭許乃入設酒饌延賓及擯贊如常儀酒罷賓退主人酬賓及贊者以幣端匹丈尺臨時隨意凡君子使人必報之至于婚喪相禮者當有以酬之若主人賓貧相禮者亦不當受也仍拜謝之士冠禮乃禮賓以一獻之禮注一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卽燕無亞獻者獻酬酢賓主人各爾爵而禮成又曰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又曰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注贊者衆賓也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曰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使人歸諸賓家也今慮貧家不能辦故務從簡易於贊之請退也冠者東向拜見諸父諸兄諸父爲一列諸兄爲一列每列再拜而已下見諸母姑姊倣此西向拜贊者贊者答拜入見諸母姑姊皆爲之起遂出見于鄉先生鄉里耆德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者則對

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若孤子冠士冠禮主人紒而迎賓拜揖遜立于序端皆如冠主開元禮亦然恐于今難行故須以諸父諸兄主之則明日盥具香酒饌于影堂冠者北向焚香跪酒俛伏興再拜而出曾子問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享冠者此謂自爲冠主者也開元禮孤子冠之明日見于廟冠者朝服無廟者見祖禰于寢質明贊禮者引入廟南門中庭道西北賓贊再拜訖引出令參用之

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于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

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朱子家禮

冠禮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古禮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主人必冠者之祖父自爲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告禮見祠堂章祝版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于其首謹以後同若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爲主曰使介子某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亦自爲主人祝版前同但云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首謹以後同戒賓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是日主人深衣詣其門所戒者出見如常儀啜茶畢戒者起言曰某有子某若某子某親有子某將加冠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對曰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戒者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地遠則書初請之辭爲書遣

子弟致之所戒者辭使者固請乃許而復書曰吾子有命某敢不從前一日宿賓遣子弟以書致辭曰來日某人加冠於子某若某親某子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某上某人答書曰某敢不夙興設盥帨於廳事如祠堂之儀以幃幕為房於廳事之東北或廳事無兩階則以堊畫而分之厥明夙興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𢄼掠皆以卓子陳于房內東領北上酒注盞盤亦以卓子陳于服北幞頭帽子冠笄巾各以一盤盛之蒙以帕以卓子陳于西階下執事者一人守之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眾子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主人以下序立主人以下盛服就位主人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童僕在其後重行西向北上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為擯立于門外西向將冠者雙

紒四䙆衫勒帛采履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于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 賓至主人迎入升堂賓自擇其子弟親戚習禮者爲贊冠者皆盛服至門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擯者入告主人主人出門左西向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贊者報揖主人遂揖而行賓贊從之入門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少東西向賓由西階繼升少西東向贊者盥帨由西階升立于房中西向擯者筵于東序少北西向將冠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賓揖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右向席贊者取櫛掠置于席左興立于將冠者之左賓揖將冠者即席西向跪贊者即席如其向跪進爲之櫛合紒施掠賓乃降主人亦降賓盥畢主人揖升復位

執事者以冠巾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笄執之正容徐詣將冠者前向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加之贊者以巾跪進賓受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四䙆衫服深衣加大帶納履出房正容南向立良久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帶繫鞋賓揖冠者卽席跪執事者以帽子盤進賓降二等受之執以詣冠者前向之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乃跪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深衣服皂衫革帶繫鞋出房立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禮如再加惟執事者以幞頭盤進賓降沒階受之祝辭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

慶賛者徹帽賓乃加幞頭執事者受帽徹櫛入于房餘並同

乃醮長子則擯者改席于堂中間少西南向衆子則仍故席賛者酌酒于房中出房立于冠者之左賓揖冠者就席右南向乃取酒就席前北向祝之曰旨酒既清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賓復位東向答拜冠者進席前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受賛者盞南向再拜賓東向答拜冠者遂拜賛者賛者立賓左東向少退答拜

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

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出就次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出就次

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如祠堂章內生子而見之儀但改告辭曰某之子某若某某親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冠者進立于兩階間再拜餘並同若宗子自冠則改辭曰某今日冠畢敢見遂再拜降復位餘並同

冠者見于尊長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南

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母姑南向諸姊嫂東向冠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爲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爲之起還就東西序每列再拜應答拜者答拜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于父者於堂乃就私室見於父母及餘親　若宗子自冠有母則見于母如儀族人宗之者皆來見于堂上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者拜乃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擯贊者酬之以幣而拜謝之幣多少隨宜賓贊有差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則對如對賓之辭再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

明制凡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將冠筮日筮賓于祠堂

戒賓俱如品官儀是日夙興張帷爲房于廳事東皆盛服設盥于阼階下東南陳服于房中西牖下席二在南酒在服北次幞頭帽巾皆盛以盤三人捧之立于堂下西階之西南向東上主人立于阼階下諸親立于盥東儐者立于門外以俟賓冠者雙紒袍勒帛素履待于房賓至主人出迎揖而入坐定冠者出自房執事者請行事賓之贊者取櫛總篦幧頭置于席南端賓揖冠者冠者卽席西向坐贊者爲之櫛合紒施總加幧頭賓降主亦降立于阼階下賓盥主人揖讓升自西階復位執事者進巾賓降一等受之詣冠者席前東向祝辭如品官祝訖跪著巾興復位冠者興賓揖之入房易服深衣大帶出就冠席賓盥如初執事者進帽賓降二等受之進祝

跪冠訖興復位揖冠者入房易服襴衫腰帶出就冠席賓盥如初執事者進幞頭賓降三等受之進祝跪冠訖興復位揖冠者入房易公服出執事者徹冠席設醴席于西階南向贊者酌醴出房立于冠者之南賓揖冠者卽醴席西向立賓受醴詣席前北面祝冠者拜受賓答拜執事者薦饌冠者卽席坐飲食訖再拜賓答拜冠者離席立于西階之東南向賓字之如品官辭（以後同政和禮）

冠變禮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內喪同門也）外喪則冠而不醴（不醴不醴子也）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而廢（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如將

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于大廟歸設奠服賜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晉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晉傅純難曰按雜記本文已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曰已大功卒哭以冠與本文

不同何耶又案記不見已冠不知己冠當在何條賀循答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道父爲子嫌但施于子不施于己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己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爲與本文不同案記不見已冠直是文句脫耳高崧問范汪曰按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于禮無可冠之文范汪答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于子已爲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章俱有末語特于下言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爲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爲父雖小功子服盡也大功許冠婚則小功無所不可也高崧重

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婚何也
范汪重答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不可服輕而恩疎
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復于大功小功喪中毋
言冠乎答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也于大功小功之末故
可行冠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或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
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以娶妻案經小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已可
以冠而鄭氏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解經又云大功
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末便是卒哭爲非卒哭耶答曰
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云已大功卒哭而可
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

子則于文不得復自著已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冠輕婚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既葬卒哭于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于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之末意常以疑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葬喪之大事既畢故謂之末耶重問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爲允也然僕猶有所未了禮小功卒哭可以娶者婚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明婚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祖考之思故可以娶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夫吉禮將事必先筮賓然後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已大功之末于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算浸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于已

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近而便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耶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耳若有廣比想能明例以告之答曰齊縗之喪則冠婚皆廢大功則廢婚而行冠冠吉輕而婚吉重故也輕故行之于大功之末重故行之于小功之末但以大功末云可以冠子而自著已冠之文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則大功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事今正以大功小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于重末行重吉于輕餘重服不可以行重吉故許其輕者輕服可以通重吉故得行之若大功之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齊縗不得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不可踰時而齊縗之服崇重則大

功之末差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笄禮

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　雜記女子十有五年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醴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醴之酌以成人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旣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髻結也　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　公羊傳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不爲殤也

唐開元禮義鑑禮云雖未嫁年二十而笄其儀如冠男子但用酒醮之爲異耳禮云女子著笄明有繫屬故笄在許嫁二十而笄者禮云女子許嫁爲成人故著笄焉明在繫屬於外若未許嫁年二十而笄以其成人非謂繫嫁也故禮記言婦

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是二十未許嫁未許嫁有笄之義也

宋公主笄禮年十五雖未議下嫁亦笄設香案于殿庭設冠席于東房外坐東向西設醴席于西階上坐西向東設席位于冠席南西向其裙背大袖長裙褕翟之衣各設于椸陳于庭冠笄冠朵九翬四鳳冠各置于盤蒙以帕首飾隨之陳于服椸之南執事者三人掌之櫛總置于東房內執事宮嬪盛服旁立俟樂作奏請皇帝升御坐樂止提舉官奏曰公主行笄禮樂作贊者引公主入東房次行尊者爲之總髻畢出即席西向坐次引掌冠者東房西向立執事者奉冠笄以進掌冠者進前一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北向立樂止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綿鴻以介景福祝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爲之正冠施

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裳背入服畢樂作公主就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致祝祝詞畢樂作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受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復引公主至冠席坐樂止掌冠者至席前贊冠者脫冠置于盤執事者徹去樂作執事者奉冠以進掌冠者進前二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北向立樂止致祝祝詞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爲之正冠施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大袖長裙入服畢樂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致祝祝詞畢樂作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受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復引公

主至冠席坐樂作掌冠者至席前贊冠者脫冠置于盤執事者徹去樂作執事者奉九翬四鳳冠以進掌冠者進前三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北向立樂止致祝祝詞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爲之正冠施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褕翟衣入服畢樂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致祝祝詞畢樂作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授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復引公主至席位立樂止掌冠者詣前相對致詞字曰某詞訖樂作掌冠者退引公主至君父前樂止再拜起居謝恩再拜少俟提舉進御坐前承旨訖公主再拜提舉乃宣訓辭公主再拜前奏歸位再拜見后毋禮如之

書儀

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許嫁亦笄主婦女賓執其禮主婦謂笄者之祖母母即諸母嫂凡婦女之爲家長者皆可也女賓亦擇親戚之賢而有禮者贊亦賓自擇婦女爲之行之于中堂執事者亦用家之婦女婢妾戒賓宿賓之辭改吾子爲某親或邑封婦人于婦黨之尊長當稱兒卑幼當稱姑姊之類于夫黨之尊長當稱新婦卑幼當稱老婦陳服止用背子無篦幧頭有諸首飾謂釵梳之類席一背設于椸櫛總首飾置卓子上冠笄盛以盤蒙以帕笄如今朵子之類所以綴冠者執事者一人執之陪位者及擯亦止于婦女類擇之擯立于中門內將笄者雙紒繻繻今之子襪主人迎賓于中門內布席于房外南面如廟子之冠席賓祝而加冠及笄贊者爲之施首飾賓揖笄者適房改服背子既笄所拜見者惟父及諸母諸姑兄姊而已笄祝用冠者始加巾祝字辭去髦士攸宜

一句餘皆如男子冠禮

家禮

女子許嫁笄母爲主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以箋紙書其辭使人致之陳設如冠禮但于中堂布席如庶子之位厥明陳服如冠禮但用背子冠笄序立主婦如主人之位將笄者雙紒衫子房中南面賓至主婦迎入升堂主婦升自阼階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乃醮如冠禮辭亦同乃字如冠禮但改祝辭髦士爲女士主人以笄者見于祠堂笄者見尊長乃禮賓以上皆如冠儀而省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天子婚禮 王姬下嫁太子納妃公主下嫁

太古之初男女生而不知有牝牡之欲自遂皇立七政始有夫婦太昊因之儷皮爲禮以制嫁娶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堯欲試之乃釐降二女于嬀汭使觀厥型降下也言天子之女下偶乎匹夫也禹娶于塗山契生于有娀其在周初則有姜嫄及太任故詩首關雎王業基焉禮之用惟昏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自春秋以來天子聘女于甥舅

之國以爵爲同姓諸侯故使主婚王不親迎說者謂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京師然後天子親迎而入或又謂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已皆親迎考之詩造舟文王之事也是時王季爲殷諸侯文王爲公子以公子之事而遂據爲天子之定制其果然乎兩漢大昏儀注不完東晉永和中詔儒臣詳加討論節文漸具至唐定開元禮本末釐然由宋迨明皆遵行不易云

典瑞穀圭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其聘女則以納徵焉）玉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于束帛）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

穀梁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王使魯主昏故

祭公來受命而迎也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祭者采地天子三公
食采稱爵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時王者有母也遂者何生事也生猶
造也專事之辭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
奈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也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逆
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故譏之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
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其不言使爲何也不正其以
宗廟之大事卽謀于我故弗與使也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
逆之不復反命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略謂不以盧稱之
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王命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或
說是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書字者中父母之尊姜紀姓爲之中
者歸之也中謂關與婚事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

言紀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明子尊不加于父母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　杜佑曰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元駁之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于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爲天子不親迎按春秋書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此爲天子之禮　詩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公羊傳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逆之者何使我主也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不自爲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

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其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使以禮接于廟故築舍于外爲外禮也公羊傳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闕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女于讎國故築于外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于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穀梁傳主王姬者必至公門出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于廟則已尊于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冬王姬歸于齊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

胡安國曰自泰而後尊君抑臣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人倫悖于上風俗壞于下豈所以爲治也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辭而不畀亟訓之義大矣

漢惠帝納后納采雁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疋（呂后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特優其禮）平帝立王莽納女爲后以固權遣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太牢告宗廟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一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

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遣甄豐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四年春遣大司徒宮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登車稱警蹕須時取日時之便上臨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益封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三公以下宰執者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莽徵天下淑女杜陵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二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鉅萬計莽親迎于殿前兩階間成同牢禮于四堂備其嬪御其夫人三親公嬪人九親卿美人二十七親大夫御人八十一親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用紱執弓韣初叔孫通定禮制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納妃以奉常迎

後漢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皇后于紀在塗則

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桓帝爲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爲婚未及嘉禮會質帝崩后即順烈皇后女弟宜備禮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按禮儀奏可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納采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周禮王者以穀珪此云璧形制雖異與王同雜記曰幣一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靈帝冊宋貴人爲皇后天子御章德殿軒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皇后北面帝南面太尉立階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文曰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容昭曜德冠後庭卜之蓍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母兆人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后其往踐爾位敬遵禮典肅慎中饋無忝朕命永終天命冊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授璽紱中常侍長秋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于殿前女使授婕妤長跪受以

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純黃質長二丈九尺九寸太子后與乘輿同）太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元纁五萬疋小者待年于國

魏制天子冊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年立后甄氏其儀不存王娶妃公主嫁五禮用絹百九十疋先是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昏司空王郎以為不可後乃革

晉太始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依魏氏故事于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咸甯三年臨軒遣太尉賈充冊立皇后楊氏百僚上禮（納悼后）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

用元纁束帛加穀珪馬二駟羊鴈酒米如故太子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璧羊馬二駟故事公主嫁之禮用絹三百匹至是詔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爲備物賜錢使足惟給璋餘如故事咸康二年帝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況漢魏遣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恆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元凱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于齊先儒以爲邱明詳錄爲王者婚禮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

建元元年納后褚氏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旂頭不設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旂頭畢

罕並出即用舊制今闕詔曰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旂既不設五旂則旄頭畢罕易具也又舊制既難准今且備法服儀飾鹵簿兼副雜器停之永和十年臺符問六禮版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爲主紀裂繻迎女不稱使無母辭窮乃命使者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婚聘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應稱皇太后詔又曰天子迎后之制必禮成而後入雖戚屬之尊亦臣妾也天子之后寧可先之蕃國然後入臨六宮乎是以祭公來迎王后于紀使我爲媒不云爲主符又問今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曰當稱皇帝詔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正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曰王者之

于四海無不臣妾雖父兄師友皆臣也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無命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故事從之唯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群臣賀爲失禮故但依咸康上禮群臣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皆彪之所定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象八節皆眞書后家答則以皷闕書之納采用鴈一頭白羊一口酒十二斛米十二斛文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都鄉侯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宗廟天地社稷謀于公卿或以爲宜率由舊典今使持節崇德衞尉領太常彪之兼宗正散騎侍郎綜以禮納采后家答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先臣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嫻教訓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頓首稽首再拜承制詔問名用鴈羊如前文曰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某官彪

之某官綜以禮問名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虍之重宣中詔問臣名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呼婁侯偵之遣元孫先臣故蔡州刺史關內侯輝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內中侯友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于先臣故尚書左丞孔曹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謹奉典制前某官某侯冀土臣何琦頓首稽首再拜欽承制詔

納吉用鴈羊酒如前文曰皇帝曰杏前某官某侯何人謀龜從僉日貞吉敬順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虍之某官綜以禮納吉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虍之重宣中制大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糞土臣何琦頓首稽首再拜承制詔

納徵用白羊一口元纁束二疋絳二疋絹二百疋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酒十二斛米十二斛馬六匹文曰皇帝曰杏某官某侯何之族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元纁皮馬羊錢璧以章典虍今使使持節兼司徒光祿勳闕內侯恪崇德衛尉引太常虍之以禮納徵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恪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某云云再拜承制詔

請期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曰杏某官某侯何謀于公卿大筮元

寵罔衎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虎之某官綜以禮
請期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虎之重宣中制吉日惟入月壬
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
前某某官某侯某再拜承制詔
迎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日皇帝日答
某官某侯何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遣使持節兼
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驕迎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驕重宣
中制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興兼至副介近臣百兩
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
侯糞士臣某謹因使者
兼某官某王驕上謹答冊皇后文曰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
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驕冊命故散騎侍郎女
何氏為皇后咨爾皇后其祇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
盡敬婦道師導六宮作範儀于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
不慎歟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獸取威猛有斑文彩玉象德有溫潤
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王肅納徵辭云元纁束
帛儷皮鴈羊前漢無用羊之禮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婚
之有羊自漢末始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具

宋元嘉十五年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于太極殿西堂敍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太妃之喪 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准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琥豹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依經史記更正若應用者爲各用一爲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晉納妃以獸豹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熊羆吉祥婚典不及珪璋雖美爲用各異今儲皇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詵議儀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和議按儀禮直云元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

皮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二 參議
今加珪璋各二豹熊羆皮各二和議爲允詔可
齊永明中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上棗
栗服脩加以香澤花粉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嫁則上遺舅
姑
後齊皇帝納后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圜丘方澤及廟是日
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皇后行宮東向奉
璽綬冊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冊于行殿使者出與公卿以下
皆拜有司備迎禮太保太尉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于門
使者入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于庭設
席于兩楹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于大門

之外有司先于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綉衣帶綬佩加幜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鄣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幜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帝升自西階詣同牢坐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酳二爵一巹奏禮畢皇后興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皇帝興入明日后展衣于昭陽殿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于大門外禮畢會于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

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爲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爲使如納采親迎則大尉爲使三日妃朝皇帝于昭陽殿又朝皇后于宣光殿擇日羣官上禮佗日妃還又佗日皇太子拜閤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于廟使者執鴈主人迎拜于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于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于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主人設几筵于廟妃服褕翟立于房東主

人迎于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于阼階西南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誡之母于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三日鷄鳴夙興以朝拜笲于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于皇后皇后撫之席于戶牖門妃立于席西祭奠而出

唐皇帝納皇后制命太尉爲使宗正卿爲副吏部承以戒之使副乘輅鼓吹備而不用從者乘車以從其制書以油絡網犢車載之其日大昕使副至于次主人受于廟若謖布神席于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彫几使副立于門西北上持幡節者立于北少

退制按立于南執雁者又在其南皆東面主人立于大門內西面儐者北面受命于左出立于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于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主人揖使副先入至于階使副入導以幡節按鴈從之幡節立西階之西東面使者由階升立于兩楹間南面副在西南及執鴈者又在西南皆東面主人升阼階當使者前北面立持按者以按進授使者以制書節脫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以授左右使者授鴈主人再拜進受鴈以授左右儐者引答表按進立于主人後少西以表授主人

主人進授使者退復位再拜飾加衣謁者引使副降自西階以出制文版長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如之問名使者旣出送立于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于內門內東廂西面儐者出請事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又出告入主人出迎使者以入授主人以制書答表皆如納采掌事者奉馬入陳于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篚升自東階以授主人受于序端進西面位掌事者一人又奉幣篚立于主人之後使者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進詣搢笏南面立使者以序進立于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篚授使者使者授退立于西階上東面執幣者又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副使副受之退立于西者之北俱東面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從者詣受幣篚使者當庭實揖馬以出牽馬者從出使者出大門外之東西面立從者詣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

納吉使者之辭曰加諸卜筮占曰日從制使某也入告主人之辭曰臣某之女若如人龜筮云吉臣預在焉臣某謹奉典

制餘皆如納采納徵其日使者至于主人之門外執事者入布幕于內門之外玄纁束陳于幕上六馬陳于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于幕東西面謁者引使者及主人立于大門之內外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祇奉典禮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入執事者坐啟匱取珪加于玄纁牽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餘皆如納采冊后使者出次就位主人朝服立于東階下西面儐者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儐者入告主人出迎使者于大門之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持校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

門外位奉册寶按者進授使副册寶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册寶東面授內謁者監持入立于閤外之西東面跪置于按尙宮以下入閤奉后首飾褘衣傅姆贊出尙宮引降立于庭中北面尙宮跪取册尙服跪取寶綬立于后之右西向司言司寶各一人立于后左東向尙宮曰有制尙儀曰再拜皇后再拜宣册尙儀曰再拜皇后又再拜尙宮授皇后以册受以授司言尙服又授以寶綬受以授司寶皇后升坐內官以下俱降立于庭重行相向西上司贊曰再拜堂贊承傳皆再拜詣應侍衞者各升立于侍位尙儀前跪奏曰禮畢皇后還坐以入使者復命其遣使者奉迎其日謁者引使者詣大門外位主人立于內門外堂前東階下西面儐者受命出請事使

者曰某奉制率職奉迎儐者入告主人曰謹奉制儐者出告
入引主人出門南北面再拜謁者引入至內門外堂西階使
者先升位于兩楹間南面副在西持桉執鴈者在西南俱東
面主人升東階詣使者前北面立使副授以制書主人再拜
使者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
主人再拜北面立使副授以鴈主人再拜進受仍北面立儐
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桉進主人以表授使副再拜降自西階
以出復門外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俱再拜使者曰
臣某承制率職奉迎內侍受以入傳于司言司言受以奏聞
尚儀奏請皇后再拜主人入升自東階進西面誡之已乃退
立于東階上西面母誡于西階上施衿結帨皇后升輿以降

升重翟以几姆加幜內宮侍從及內侍導引應乘車從者如鹵簿皇后車出大門外以次乘車馬引從同牢之日內侍之屬設皇后大次于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南向將夕尚寢設皇帝御幄于室內之奧東向鋪地席重茵施屏幛初昏尚食設洗于東階東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后洗于東房近北設饌于東房西墉下豆各二十四簋簠各各二登各三俎三尊于室內北牖下玄酒在西又尊于房戶外之東無玄酒坫在南加四爵合卺器皆烏漆卺以匏皇后入大門鳴鐘鼓從永巷至大次前回車南向施步障尚儀前跪請皇后降車皇后降入次尚宮引詣殿門外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請降坐禮迎皇帝降坐尚宮前引詣門內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尚食設玄酒三注于尊尚寢設席于室內之西東向皇帝導后升自西階入室卽席東向立皇后入立于尊西南面皇帝盥于西洗后盥于北洗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設于豆東豕俎特在北尚食設黍于醬東

稷稻粱又在東設湆于醬南設后對醬于東當特俎菹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湆于醬北尚食啓會卻于簠簋之南對簠簋于北加匕箸尚寢設對席于饌東尚食跪奏饌具皇帝揖皇后升對席西面皆坐尚食跪取韭菹擩醢授皇帝取菹擩醢授皇后俱受祭于豆間尚食又取黍實于左手遍取稷稻粱反于左手授皇帝又取黍稷稻粱授皇后俱受祭于豆間又各取胏絕末授皇后俱受祭于豆間尚食各以胏加于俎司飾二人以巾授皇帝及皇后俱帨手尚食各跪品嘗饌移黍置于席上以次授胏脊帝后皆食三飯卒食尚食二人俱盥手洗爵于房入室酌于尊以授帝后俱受祭尚食各以肝從皆奠爵振祭嚌之尚食皆受實于俎豆各取爵皆飯尚儀受虛爵奠于坫再酳如初三酳用巹如再酳尚食俱降東階洗爵升

酌于戶外進北面奠爵興再拜跪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遂拜執爵興降奠于篚尚儀北面跪奏稱禮畢興帝后俱興尚宮引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御常服尚宮引皇后入幄脫服尚宮引皇帝入尚食徹饌設于東房如初皇太子納妃皇帝遣使者至于主人之家不持節無制書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告期皆如后禮其冊妃使副朝服乘輅持節至妃氏大門外次掌嚴奉褕翟衣及首飾內廐尉進厭翟于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為上主人朝服出迎于大門之外北面再拜使者入門而左持按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位奉冊寶按者進授使副冊寶內侍西面受之東面授典內典內持入跪置于閤內之按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于典內之南皆東面傅姆贊妃出立于庭中北面掌書跪取玉寶南向

嚴奉首飾褕翟與諸宮官侍衛者以次入司則前贊妃再拜北面授册寶于掌書南向授妃妃以授司闈司則又贊再拜乃請妃升坐宮官以下皆降立于庭重行北面西上贊者曰再拜皆再拜司則前啟禮畢妃降座入于室主人儐使者如禮賓之儀臨軒醮誡皇太子進當御坐前東面立皇帝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奉制旨遂再拜降自西階納舄出門禮畢皇帝入皇太子既受命執燭前馬鼓吹至妃氏大門外道西之次回輅南向左庶子跪奏降輅之次主人設几筵妃服褕翟花釵立于東房主婦立于房戶外之西南向主人公服出立于大門之內西向在廟則祭服左庶子跪奏請就位皇太子立于門西東面儐者受

命出請事左庶子承傳跪奏皇太子曰以茲初昏某奉制承命左庶子俛伏興傳于儐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儐者出傳于左庶子以奏儐者入引主人迎于門外之東西面再拜皇太子答再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畜者以鴈授左庶子以授皇太子執鴈入及內門主人讓曰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不敢先主人又固請皇太子又曰某固不敢先主人揖皇太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及內門主人揖入及內霤當曲揖當階揖皇太子皆報揖至于階主人曰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敢辭主人固請皇太子又曰某敢固辭主人終請皇太子又曰某終辭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于阼階上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再拜降

出主人不降送內廄尉進厭翟于內外傳姆導妃司則前引
出于母左師姆在右保姆在左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戒之于
西階上施衿結帨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妃旣
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爲禮
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
出大門乘輅還宮妃次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妃以族從同牢
之日司閨設妃次于閤內道東南向設皇太子御幄于內殿室內西廂東向設席重茵施屏幛設同牢之席于室內
皇太子之席西西廂東向妃席東廂西向席間量容牢饌設洗于東階東南設妃洗于東房近北饌于東房西墉下豆各二十簋簠各二鉶各三瓦登一俎三尊在室內北墉下玄酒在西又設尊于房戶外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皇
太子車至左閤回輅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入俟于內殿
門外之東西面妃至左閤外回輅南向司則請妃降輅前後

扇燭就次立于內殿門西東面皇太子揖以入升自西階妃從升執扇燭者陳于東西階內皇太子即席東向立妃西向立司饌進詣階間跪奏具牢饌司則承令曰諾遂設饌如皇后同牢之禮皇太子及妃皆食以湆醬三飲卒食司饌北面請進酒司則承令曰諾司饌二人俱盥手洗爵于房入室酌于尊北面立皇太子及妃俱興再拜一人進授皇太子一人授妃皇太子及妃俱坐祭酒舉酒司饌各以肝從司則進受虛爵奠于篚司饌又俱洗爵酌酒　皇太子及妃再酳皇太子及妃俱受爵飲三酳用卺如再酳立于席後司則俱降東階洗爵升酌于戶外北面俱奠爵興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坐取爵受祭遂飲卒爵奠遂拜執爵興降奠爵于篚司饌奏徹饌司則前跪奏稱司則妾姓言請殿下入皇太子入于東房釋冕服著袴褶司則啟妃入幃幄皇太子乃入室公主出降禮皆如王妃而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主人皆受于寢其賓之辭曰國恩貺室于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主人命賓曰寡人有先人之禮云同牢初昏掌事者設洗于東階東南及陳設牢饌鉶盥之數各依其品羊豕節折大羹在于爨餘並如一品儀見舅姑見之日公主夙興沐浴著花釵服褕翟舅服公服姑著鈿釵禮衣其儀同一品昏禮公主降西階以出無取脯授婦氏之儀盥饋舅姑公主盥饋以少牢舅姑公主服如見禮及酳舅姑訖內贊者設公主席于舅姑東北南面餘並如一品禮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祕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卽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使齎絹四百疋詣徵家賜之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

尙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以成國家之美耳于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顯慶三年詔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禮答拜自今明加禁斷一依禮法若有以責加于所劈者令有司糾聞三年又詔古稱釐降唯屬王妃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尙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嫁宜稱適取王女者稱娶爲永式開元十六年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于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等上疏曰昔周公出嫁于齊而以魯侯爲主有外館之法無路寢

之事今欲紫宸會禮卽當臣下攝行馬入于庭醴升于牖主人授几遂巡紫宸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于寡人之室言辭僭越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事並請權于別所從之遂移于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宋納后六禮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以舊尚書省權爲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加穀珪納采前擇日告天地發冊差使臣攝太尉執政攝司徒前一日告宗廟命使奉迎皇帝臨軒遣冊禮使次遣奉迎使百官詣行第班迎其日皇后服褘衣乘重翟車鹵簿依禮令由宣德門東偏門入文臣大卿監武臣正任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元祐六年范祖禹言皇后入內皇帝服通

天冠絳紗袍于禮未違請並服袞冕苑百祿言令采擇先定既以后氏族姓宜告外廷且遣使齎制行納采問名禮顛倒失先後之序請以降詔日行納采問名之禮宣制日行納吉納成告期之禮皆不從既而詔納吉納成告期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冊例立仗

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嘉祐時充國公主下嫁李瑋詔夫家主昏者具合用雁帛玉馬等物陳于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治平四年詔公主下嫁行見舅姑禮政和三年改公主爲帝姬四朝國史傳國朝帝女封公主國姊妹爲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祖姑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建議以爲不典始改爲帝姬以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自祖宗以降數十女皆追加封冊至中興時始復初

其降嫁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将家具禮物納成修表如儀前期太史局擇日差官奏告景靈東西宮親迎前一日所司于東門外設壻次其日大昕壻父告廟醮子于廳事贊者設父位于中間南向設子位于父之西近南東向父即座子公服升自西階進立于位前贊者注酒于琖西向授

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奉饌設于位前子舉酒興卽座飲食
訖降再拜贊禮者引立于父位前父命之子再拜受又再拜
降出乘馬至東華門內
下馬禮直官引就次
有司陳帝姬鹵簿儀仗于內東門外
俟帝姬將升厭翟車禮直官引壻出次立于內東門外西向
掌事者以鴈陳于前內謁者奉雁以進俟帝姬升車訖壻再
拜先還至本第下馬以俟帝姬至降車贊者引壻揖帝姬入
及寢門又揖壻導帝姬升降入室盥洗掌事者布對位壻揖
帝姬皆卽座受琖三飲壻及帝姬俱興再拜訖贊者徹酒見
舅姑夙興帝姬著花釵服褕翟以俟見贊者設舅姑席于堂
上舅姑服其服各就位後立女相者引帝姬升自西階詣舅
位前再拜訖贊者以棗栗授帝姬帝姬奉棗栗置于舅位前
舅卽座贊者進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女相者又引帝

姬詣姑位授服脩如見舅儀次醴婦盥饋言婦如儀重和初蔡京請免茂德帝姬下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允

遼皇帝納后儀旦日后出私舍坐于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饔餼至門執事者以告使及媒者入謁再拜立少頃拜進酒于皇后次及后父母宗族兄弟酒徧再拜納幣致辭再拜訖后族皆坐惕隱夫人四拜請就車后辭父母伯叔父母兄各四拜宗族長者皆再拜皇后升車父母飲后酒致戒詞徧及使者媒者送者發軔伯叔父母兄飲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贊祝后命賜以物后族追拜進酒遂行將至宮門宰相傳勅賜皇后酒徧及送者旣至惕隱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甖捧縢履黃

道行後一人張蓋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卻行置鞍于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酹酒向謁者二拜起居訖再拜次詣舅姑御容拜奠酒選皇族諸婦宜于孫者再拜之授以罳幨又御容拜奠酒神賜襲衣珠玉佩飾飾拜受服之后姊若妹陪拜者各賜物皇族迎者后族送者偏賜酒皆相偶飲訖后坐別殿媒者傳旨命送后者列殿北族皇帝卽御座選皇族尊者一人當奧坐主昏禮命執事者往來致辭于后族引后族之長者率送后者升當御座皆再拜又一人少進附奏送后之詞退復位再拜后族之長及送后者向當奧者三拜南北向各一拜向謁者一拜后族之長跪問聖躬萬福再拜復奏送后之詞又再拜當奧者與媒者行

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終宴翼日皇帝詣先帝御容拜奠酒訖復御殿宴后族及羣臣又翼日皇帝御殿賜后族及膳送后者受賜者再拜進酒再拜皇帝御別殿有司進皇后服飾之藉酒五行送后者辭訖皇族獻后族禮物后族以禮物謝當奧者禮畢公主下嫁儀選諸父一人爲昏主凡當奧者媒者致辭之儀自納幣至禮成略如納后儀其日媒者趣尚主家詣宮竢皇帝皇后御便殿率其族入見進酒訖命皇族與尚主之族相偶飲翼日尚主之家以公主及壻率其族入見致宴于皇帝皇后獻贐送者禮物訖朝辭賜公主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鸞駝送終車一車樓純錦銀螭懸鐸後垂大氈駕牛載羊一謂之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咸在賜其壻朝服四時襲衣鞍馬凡所須無不備凡納后即族中選尊者一人當奧而坐以主其禮爲之奧姑

后者拜而祭敬
故云拜輿禮

明天子納后納采問名前期擇日遣官告天地宗廟制書略如晉式主昏者跪授正使表亦同晉使者隨綵輿入大明門左門至奉天門外以表節授司禮監復命禮物元纁紵絲四段元二纁二金百兩花銀八百兩珍珠五樸紵絲八十疋大紅線羅四疋白生土紗四疋各色熟絹八十疋臙脂百個蠟臙脂二兩用金合二箇珠兒粉十兩開合紵絲六疋木紅絹六疋珠翠花一朶羊八隻豬四口酒百六十瓶鵝四十隻末茶二十袋圓餅百六十箇白熟米四石白麪八十袋棗子四合栗子四合木彈四合次納吉納徵告期傳制遣使並如儀但納徵用元纁束帛六馬穀珪等物正使捧納吉納徵制書副使捧告期制書執節者捧節以次入各置于案主昏者四拜詣案前跪正使副使各宣制書宣訖授如儀主昏者四拜使者持節出主昏者禮使者使者遣復命如初禮物

元纁紵絲同前玉穀珪一枝金龍珠翠燕居冠一金簪全燕居服素夾西紵絲一線羅一銀絲紗一大帶各色線羅四玉華帶一金事件全玉花結綬一金事件全玉佩玎瑠一金鈎金事件全玉雲龍霞墜頭一金鈒花鈿一雙金素鈿一雙金連珠鈒一雙首飾一珠面花二翠面花二四珠荊蘆一雙入珠環一雙排環一雙玉禁步一青素紵絲滿真珠描金雲龍鳥一青羅鞭全珠翠花四翠花四珠兒粉十兩蠟臙脂二兩金合二金鑲合香串一金八百兩花銀二千六百兩寶鈔二千錠白綵五十斤五樣珍珠二十八兩紵絲八十疋銀絲紗八十疋素線羅八十疋大紅素線羅八疋熟褸八十疋妝花絨錦四十段白生潤士紗八疋各色熟絹二百八十疋各色衣服七十件谷色被六牀白絹圓單四裁剩紵絲紗羅錦二東朱紅漆戧金皮箱三十對翟服匣一朱紅漆柳箱二擎執宮人用衣帽等件九十六件紅綠平羅錦金衣二十四硬翠竹葉烏紗帽二十四皂麂皮靴二十四鈒花銀束帶二十四馬十二木紅熟絹八疋珠翠花一大紅熟絹銷金蓋馬祇十二乘馬四個襪馬八金鞍四闌一紵絲八抹金銀扇全羊五十二酒三百四十瓶豬三十二口鵝六十四隻末茶六十四袋圓餅千二百筒白麪二百四十袋膠棗四合栗子二合榛子二合木彈二合胡桃二合響糖四合纏糖四合蓮內經四合杏仁經四合砂仁經四合

次發冊奉迎禮官奉冊寶行奉迎禮主昏者

出迎執事舉案前行使者捧制書及節執事者以鴈及禮物從之至堂中各置于案使者左右立主昏者四拜退立于西南女官以九龍四鳳冠禕衣進皇后內官陳儀仗于中堂前設女樂于堂下作止如常儀使者以節冊寶授司禮監官內贊導入中堂皇后具服出閤詣香案前向闕立肆拜贊宣冊皇后跪宣冊官宣訖以授皇后皇后搢圭受冊以授女官女官跪受立于西贊宣寶如宣冊儀贊出圭贊興四拜訖皇后入閤司禮監官持節出授使者報受冊寶禮畢主昏者詣案前跪正使取奉迎制宣訖授主昏者副使進鴈及禮物主昏者皆跪受如前儀女官奉請皇后出閤自東階下立香案前四拜內執事請乘輿皇后降階升輿導從出儀仗大樂前行

次綵輿正副使隨次司禮監官擁導從大明門中入百官朝服于承天門外班迎候輿入乃退皇后至午門外鳴鐘鼓鹵簿止正副使以節授司禮監復命授冊寶官捧冊寶儀仗女樂前導進奉天門至內庭幕次司禮監以冊寶授女官皇后出輿由西陛進皇帝由東陛降迎于庭揖皇后入內殿帝詣更服處具袞冕后詣更服處更禮服同詣奉先殿行謁廟禮祭畢還宮禮物用五大紅紵絲二疋金冊一金寶一副冠一頂首飾一副翟服一副大衫三件紵絲一羅一紗一鞠衣綉四紵絲一羅二紗一霞帔各色羅綉三鳥雙襪珍珠至鴛一雁一羊十二酒六十瓶膠棗栗子木彈胡桃各二合

合巹帝更皮弁升內殿后更衣從升各升座東西相向執事者舉饌案于前女官取四金爵酌酒以進既飲進饌復進酒進飯訖女官以兩巹酌酒合和以進既飲又進饌畢興易

常服次日早帝后皆禮服俟太后升座帝后進座前官人以服脩盤立于后左帝后皆四拜執事者舉案至宮人以服脩盤授后后捧置于案女官舉案后隨至太后前進訖復位帝后皆四拜三日早帝冕服后禮服同詣太后宮行八拜禮還宮帝服皮弁升座女官導后禮服詣帝前行八拜禮后還宮四日百官行慶賀禮五日行盥饋禮尚膳監具膳脩皇后禮服詣太后前四拜尚食以膳授皇后皇后捧膳進于案復位四拜退立于西南俟膳畢引出皇太子納妃儀凡行禮皆遣使持節如大昏儀納采問名同日遣使陳禮奠雁如儀次納吉曰奉制告吉次納徵曰奉制告成次請期曰制使某告期親迎日妃隨父母家廟行禮執事者具酒饌妃飲食訖父母坐堂上妃詣前各四拜合巹前于皇太子內殿各設拜位

皇太子揖妃入就位再拜妃四拜然後各升座行合巹禮如中宮儀又次朝見其日妃詣內殿陛下候皇帝升座司閨引妃入北面立再拜自西階升宮人奉棗栗盤進御座前授妃妃奠于御前退復位再拜禮畢詣皇后前執腶脩盤如上儀又次醴妃次盥饋次謁廟次羣臣命婦朝賀皆如儀洪武四年冊開平王常遇春女爲太子妃禮部上儀注太祖覽之曰贊禮不用笄但用金盤翟車用鳳轎雁以玉爲之古禮有親迎執綏御輪今用輪揭簾是矣其合巹依古制用匏妃朝見入宮中乘小車以帷幕蔽之謁廟則皇太子偕往禮成後三日乃宴羣臣命婦著爲令

公主出降行納采問名禮壻家備禮物表文于家庭望闕再拜掌昏者奉至內東門以表跪授內使內使跪受奉進內殿執雁及禮物者從入內使出掌昏者曰將加卜筮使臣某問名進表如初內使出曰有制掌昏者跪內使宣曰

皇帝第幾女封某公主掌昏者俛伏興入就次賜宴出納吉儀如納采納徵壻家具元纁玉帛乘馬表文如儀掌昏者致詞請期亦如之親迎日壻公服告廟將行父醮于廳致戒壻再拜出至內東門內內使延入次執雁及奉禮物者各陳于庭其日公主禮服辭奉先殿詣帝后前四拜受爵帝后訓戒訖又四拜降階內命婦送至內殿門外公主升輦至內東門降輦壻揭簾公主升轎壻出次立執雁者以雁授壻壻受雁跪進于內使內使跪受以授左右壻再拜先出乘馬還公主鹵簿車輅後發公侯百官命婦送至府壻先候于門公主至壻揭簾公主降同詣祠堂壻東公主西皆再拜進爵讀祝又再拜出詣寢室壻公主相向再拜各就坐壻東公主西進饌

合巹如儀復相向再拜明日見舅姑舅姑坐于東西向公主立于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二拜第十日駙馬朝見謝恩行五拜禮洪武九年太師李善長子祺尚臨安公主先期告奉先殿下嫁前二日命使冊公主冊後次日謁奉先殿又定駙馬受誥儀吏部官捧誥命置龍亭至太師府駙馬朝服拜受宏治二年冊封仁和長公主入府公主駙馬同拜天地行八拜禮堂內設公主座于東西向駙馬東向座餘如前儀嘉靖二年工科給事中安磐等言駙馬見公主行四拜禮公主坐受二拜于禮未安不聽嘉靖六年定禮部主事一人在駙馬府教習崇禎元年主事陳鍾盛言臣教習駙馬鞏永固駙馬黎明于府門外月臺四拜云至三月後則上堂駙上門上影壁行禮如前始視膳于公主前公主飲食于上駙馬侍立于旁過此方議成昏駙馬饋果餚書臣公主答禮書

賜皆大失禮夫既合巹則厥然夫婦安有拜跪數月稱臣侍膳然後成昏者會典行四拜于合巹之前明合巹後無拜禮也以天子館甥下同隸役豈所以尊朝廷帝是其言令永固擇日成昏

論曰記有云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故周之興尤以昏禮爲首重關雎思窈窕之德閨門絕險陂之行王化之盛兆于此焉東遷以後禮教漸衰然王姬下嫁于侯國猶兢兢然以肅雝之儀自持詩人陳其事而美之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是也及秦人尊君抑臣取女帝家謂之尙主漢氏因之公主居其所賜第爲之壻者即第成婚彼自以爲生長富貴驕隋之風習與性成陽失厥倡陰不順從是故以武帝之雄傑宥董偃而不誅以光武之嚴明諭宋宏而見拒身爲天室之懿親而曾

莫知以禮義自嫺則將欲美人倫而厚風俗烏可得乎由兹以降婦德益替其干國典而蹈大戾者勿論也至如居室之中輕簡其夫家而卑侮其舅姑若禽獸然不可以人道治之故在唐之顯慶宋之治平屢申敕戒以爲傷化至于明而帝室之甥乃與氓庶無異跪拜稱臣侍膳累月然後與之合巹則記所謂禮廢而道若者葢莫極于斯矣方是時勛戚之家既畏憚而不敢近遂乃下採庶姓以充其選流品猥雜漫無區別中官閹奴多端挾制其處污而行賤有恒情所難堪者葢事勢之流極使然曷足怪乎